

南
澗
文
集





南 澗 文 集

李 文 藻 著

王雲五主編

靈書集成初編

南 澗 文 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大

著 者 李 文 藻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南澗文集卷上

清 益都李文藻著

南漢二鐵塔考

乾隆甲午國家開局續修鄭樵通志部檄郡縣拓碑刻編入金石略予適有事羊城許南海釣屬爲搜輯先是光孝寺東鐵塔刻文寺僧以灰實之而飾黃金題名半爲所掩予屢至不能拓四月十六日率工偕持刃往剔其金而揭之西面陰識行書八行字徑寸凡八十五字其文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酉新持刃往剔其金而揭之西面陰識行書八行字徑寸凡八十五字其文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酉新持刃往剔其金而揭之西面陰識行書八行字徑寸凡八十五字其文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酉新

字 歲敕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新歲敕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新歲敕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新

風作卯 有慶祈鳳凰無疆萬方咸使風誤作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於四月乾

德節 設齋慶讚謹記其北面西隅題名二行云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缺檢校工部尙書曉

真大師沙門臣道口其東隅題名二行教中大法師內供奉講經首座金紫缺夫檢校工部尙書寶法大

師沙門臣缺已上三段向有拓本其東南二面則新出者東面北隅無刻文其南隅題名二行云教中大

法師缺約十大夫檢校缺其南面東隅題名二行云教中大法師內缺約八大夫檢校工部尙書缺法大

師沙缺觀沙門下是臣字臣字下或有道字餘皆蝕泐蓋沙門之名屈皆實以監造二字不可信其南面

西隅題名三行。每行二十餘字。漫漶不可盡識。首行可辨者。造塔字。軍營字。陽宮使字。秀字。第二行宮使字。指搆使字。宮門字。點檢字。第三行將軍字。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臣字。以西鐵塔文推之。或是內侍董其事者。西塔先此塔四年。意其人卽龔澄樞也。乳源雲門山有大寶七年僧文假碑。至今完好。亦龔澄樞奉敕建也。結銜斷非沙門。屈譯有住持字。誤矣。又誤以七百戶爲十萬戶。皆顯而可見。西面兩隅。剔之皆無字。或以記文有皇帝字。刻於中央。諸臣不敢列名於其旁也。朱錫鬯謂列名皆宦者。蓋僅見南面西隅之題名。而翁學士謂皆沙門。則又未見及此耳。西塔刻文向止見其一。是日未拓而歸。二十八日往觀。塔自石趺已上。高丈九尺六寸。石趺伸縮凡四重。刻獅獸。鐵趺四重。一作瓦檐形。二作龍戲三珠。縮其地。廉外爲四人首戴。第三重如最巖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花四面。各闊四尺六寸。爲瓣九。其中一瓣字。初焉七行。行十許字。參差不齊。西面文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口年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共六十二字。向謂盡於是也。繞塔諦脉。東北南三面中。瓣鐵縮隱。現有字形。錐出之。文皆與西面同。而每行字數有多寡。非一範也。蓮花瓣上七重。以次而狹。皆鑄佛像。其最上闊不過二尺。又上爲蓮花頂。每層大佛一。而衆小佛環之。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佛。四之得千。下二重佛旁有字。梯而脉之。第一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曰彌陀佛。北曰藥師佛。藥師佛者。釋家謂之功德佛。其造塔者自況乎。第二層。東。盧遮那。

佛、南、盧舍那佛、西、牟尼佛、北、毘舍浮佛。他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佛右。塔頂似有字。勢甚危。不可梯也。復詣東塔度之。石趺上。輔以木几。鐵趺三重。第一重西面正中刻文。餘題名俱在此重。第二重形方。與第三重蓮瓣形。一伸一縮。再上塔七重。佛像每面多於西者六。四之多十有六。第一重。每面闊三尺七寸。自鐵趺已上。高於西塔尺四寸。予所用。工部營造尺。

姑幕考

昔商侯國有姑幕之名。漢置縣爲都尉治。王莽時曰季陸。其故城。元于欽謂當在密州。明公鼎則謂姑幕。卽東莞之境。且援春秋杜注。姑幕縣東北茲亭。及水經注。爲證。水經注引京相璠曰。瑯琊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郡國志。東莞有鄆亭。而後齊時嘗并姑幕入東莞。如謂姑幕在密州。則去東莞二百餘里。安得有四十里之鄆亭乎。此館所以正齊乘之失也。然魏收地形志。博物志。皆曰。姑幕城東南五里有公治長墓。寰宇記。則謂長墓在密州西北五十里。姑幕在莒縣東北百六十里。是齊乘所云。當在密州者。原未爲無據。夫一曰在密州。一曰在東莞。二說不同。而安邱舊志。獨稱姑幕在今諸莒之交。故青州府志。屬之莒州。辨其非石埠路古城。而以在莒東北百六十里十字路者爲確。蓋從劉璞野述之說。則思容。孝輿。可不相背。卽推之後漢書。劉盆子傳。自莒而姑幕。自姑幕而青州。亦無不與道里相脗合。甚矣其說之得也。若顏師古地理志注。及晉志通典十道紀。章懷太子。俱以姑幕爲薄姑。薄姑乃古爽鳩氏之地。成王

時與西國作亂。因滅之以益太公。六世胡公徙居之。遂爲齊郡邑。路史曰。在臨淄西北五十里。今博興縣北十五里有薄姑城。而諸說以姑幕當之。其說謬誤。又不待智者而知也。夫姑幕故址。雖若難知。而水經謂涪水過姑幕北。博物志謂城東有公冶長墓。去錫山不遠。夫錫山涪水。依然在也。就其地求之。非今十字路邨而何哉。至酈云。姑幕故城東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授之。今其口湮沒久矣。

王猛墓考

青州府志云。壽光城南門內。明萬歷初。居人浚井。見一棺。鐵索懸之。題曰。清河侯王猛墓。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劉有成。修墓道。立碑表焉。而安靜子壽光舊志。作於康熙某年。實無此事。其居人浚井云者。或有成時更傳會之耳。數年前。知府裴公。往拜其墓。有諸生王姓者。自稱是猛裔。詣府謝。其鄉人怪而笑之。予按晉書載記。言猛之死。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十疋。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獨不詳其葬地。而唐貞元間。河東呂溫。有華山醉王景略墓文。文有云。屹彼壯骨。沈爲朽壤。雲開華山。若見精爽。則猛墓在華山明矣。猛雖北海劇人。實家魏郡。少卽鬻畚洛陽。是劇並非其故里。何必葬於此乎。且猛嘗隱於華陰山。其謁桓溫。及應苻堅之招。皆自山中。死而葬於山。宜也。壽光西門外。又有倉頡墓。按水經注。乃孔子問經石室。亦非墓也。頡墓在華山。漢碑在焉。其誤不待辨矣。

王曾王旦相業論

人臣處常變不同。而立心持節。當無不同。從其所同。求其所異。則合大小。綜終始而優劣見。故王曾、王旦其相業未可概論焉。夫曾、旦皆賢相也。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其登相位。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計去奸相。所以除社稷之蠹。調養君德。所以培社稷之本。推揚士類。不令人知。所以陰滋社稷之楨榦。危言正色。以立於朝。裁抑母后。卒成帝德。在宋名相。堪與李沆、伯仲。若呂端、張齊賢等。未有能出其右者。可謂社稷臣矣。旦在眞宗時。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帝能虛懷恭己。以盡羣下之情。而旦承厚遇。竭誠殫智。以忠於上。梗概與曾略同。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宮禁失火者。是其恕也。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自來取。是其略也。寇準毀己而反薦之。是其度也。卻張師德之請謁。是其介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爲節度使。帝強之而不允。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燭丁謂之姦。是其識也。諭薛奎以東南民力之竭。諷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密。是其勤恤也。解張旻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幹濟也。旦不亦賢矣哉。獨惜大圭之瑕。在美珠之賜耳。夫當欽若欲假天瑞。議封禪。帝且沉思久之。曰。王旦得毋不可。而旦奈何可邪。祥符初。作宮奉天書。時曾知制誥。上疏極陳不便者五。而宰相而五請封禪者。旦也。天禧初。以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而宰相而兼封禪大禮使。且兼玉清昭應宮使者。旦也。故朱子綱目於旦之卒。盡削其宰相之職。而變例特書以醜之。嗟乎。生不能進諫。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此旦與曾立心持節之不能強同者也。至若二公之遇。曾處其變。旦處其常。曾兢兢於乾興天聖間。宦官故智。不敢窺覲。而帝

德就太后亦全令名。旦故早稱其偉度焉。旦當時傾德重望。除奉行天書外。功業爛然可觀。或者以失節。馮道爲比。未免太過。蓋曾旦皆賢相也。而沂公深遠矣。

沂山灤水利議

沂山灤在鄒平縣西二十里。其源自章邱縣之萬家口。小清河水。分支溢入。灤周四十里。爲地可數百頃。東南近長白山。西北地勢亦高。伏秋數面坡水。皆匯於中。其北近清河溝。山東通志云。灤由清河溝仍入小清河。而今灤水經歲不涸。則其下流不能通暢之故也。小清河自新城縣以下。累歲汎溢爲害。故無敢主導灤入清之議者。按灤地廣闊。附近居民。僅收魚蝦微利。一望淼茫。盡爲茂草。求其如章邱縣之繡江。博興縣之錦秋湖。蒲葦藕稻。爲民重利者。萬不及一。其故貧民知其利而不爲。富民能爲而不敢爲。以周四十里之地。僅有數尺之水。輒棄爲澤國而不爲之計。深屬可惜。治之之法。似宜先塞萬家口。俾小清河。水不得溢入。更疏清河溝爲之尾閭。必無不洩之坡水矣。如以妨於下游爲患。則擬就灤治灤。倣井田遺制。多開溝渠以容積水。以高田固可禾黍。下者亦宜穆稻。最下仍不失菱藕蒲葦之利。以本縣之民。墾本縣之地。不及半年。應有成效。然後量其地之多寡。與其高下。分給附近邨民。陸續升科。俾爲世業。數年以後。其利當有倍於高田者。

衛氏族譜序

先王之制爲宗法也。有廟有采。廟以祀其先。采以處其子孫。而一主于繼別之適。世世爲大夫者。其族人異居而同財。有餘不足。皆待命于宗子。宗子及其母妻死。族人爲服。齊衰三月。蓋有家者宗法之重如此。而春官又有家宗人以掌之。嗟乎。何其至也。後世無世爵世祿。宗子不能收其族。於是墓祭之事興。而廟祀廢。大宗小宗之法亡。而尙譜牒焉。譜原于中壘。世本由晉而降。著錄者多。曰家傳。曰家記。曰世傳。曰序訓。曰家世編。皆用以揚其先德。先烈一書成。而辨親疏。志瑩域。序婚姻。皆備焉。斯眞仁人孝子之用心。有補于小史邦國之志者。猗氏衛氏。故巨族。而貴州巡撫伯嚴公。尤顯於國朝。其曾孫熙淇。出家譜屬序。予觀之而有慕焉。其于辨親疎。志瑩域。序婚姻之外。備載庭訓。劄記。如行冠禮。禁支子主祭。及異姓亂宗之類。皆近世難能而易犯者。家法如此。宜其世世爲良吏矣。巡撫公嘗爲山東布政使。政聲猶在人口。而予益獲悉其教家之道。誠足以承先而啓其後。其後果奉之而行焉。則衛氏宗法。何嘗亡邪。抑世之有家者。皆斟酌于其法而行焉。則天下之宗法不亡矣。所謂斟酌於其法者何也。相約子姓。嚴內外。別尊卑。有無相問。吉凶相卹。伏臘臘蜡相勸誡。雖不必復行周禮。而自無失先王以族教安之義。夫士大夫當後世。而欲敦教化。厚風俗。凡所作爲。惟存周官之大意。而其細者固不能拘拘也。乾隆二十有八年八日。益都李文藻序。

蓼谷紀年集序

歷城王秋史先生歿數十年其縣人周書昌得其文集數巨冊於肆市予因得錄之而重有歎焉蓋先生以詩受知新城德州二公名播於天下而知其能文者固少也其文雅潔有法度四六尤精警縱橫皆不亞於其詩而此四冊者出先生手錄更無副本若其後人不嚮焉而以覆瓿糊窗或什襲藏之而蝕於蟬齧於鼠燬於火糜於屋漏之水則先生之能文終無知者矣又使鬻於不知文者恐仍有數者之患再不幸而遇郭象齊邱其人又必竄爲己作則是集之遇書昌謂先生死而無靈其可乎哉其文每篇署作之年月趙香坡傳及題坐雨圖卷二冊自丙寅至庚子多用意之文書張鹿牀詩後及代黃敬園徵書啓二冊自癸未至乙未多婚序壽啓代人之作又前二冊多散文後二冊多駢體蓋先生自分甲乙如此予題曰蓼谷紀年集甲乙各釐爲六卷而書昌將謀以付梓其詩曰二十四泉草堂集久刻于文登于氏安知書昌好事不如其氏邪其文多關濟南掌故他日續志乘必有因其文而顯者是集之遇書昌又非獨先生之幸也乾隆壬午冬至日書於諸城寓舍

諸城縣志序代

諸城在明已前皆倚州郡今雖爲青州屬縣而枕山跨海幅員廣闊多顯人於山東稱名地其有志莫詳所始宋知密州吳文肅公常山祠記云近地志以爲祈雨而常應故名曰常山意所謂地志蓋廣輿圖經之類非州縣志也明萬歷癸卯知縣王君之臣屬縣人副使陳君燁志之其序謂嘉靖庚戌知縣祝君天

保、屬教諭王君應斗、肇修鉅板、當時已有議之者、故陳志引用不及焉、而其于建置古蹟、多謂本永樂間鈔志、是或其權輿矣、陳志十二卷、雖其傳人物本末不甚備、而於國家典制之大、及民生利弊、吏事興廢之由、釐然皆可指數、康熙癸丑、知縣卞君穎重修之、志全襲其文、而天啓以後七十年事、則闕而弗詳、又九十年、乾隆壬午、予宰是縣、卞志且漫漶不可識、於民間求得舊印者二本、又得陳志一本、乃屬李君文藻重葺之、其體例繁簡、一準于予意、而考證地形、蒐羅佚事、則自搢紳至于樵廝漁叟、皆得獻其所知、庶幾其無遺憾矣乎、夫典禮樂章、弗錄者、非略也、會典所載、天下同也、山川鄉社、田賦物產之必詳者、非以夸雄富也、務示險易、悉民勤惰、而共好惡也、金石考、爲從來志乘之所無者、重縣之所有也、而舊載詩文皆芟者、不敢苟循乎俗也、一事之錄、必究其原本、一人之出入、必參之公論、非苛也、期以訂誤正譌、而可傳信于後也、予自壬午閏五月到縣、迄今近二年、數以勘獄詣青濟、在縣則修城、建學署、多興作、然繙書籍、訪遺老、寤寐寢食、未嘗頃刻不在乎志、志成、適調濱州以去、而其意惓惓者無窮也、予二十年來、歷知山東州縣、乃獨惓惓于是者、豈非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竊有同於蘇子所云者哉、爲圖一、總記二、考十二、表十一、錄二、列傳十八、凡四十六卷、甲申歲三月丙子。

因瞽得閒集序

古之瞽者貴、今之瞽者賤、古之樂師、皆瞽者爲之、其業之精、雖聖人且從學焉、而又能解詩歌、識君臣之

義朝夕以所掌規諫其君。義所不合。至有踰河蹈海而不顧者。雅樂既亡。瞽者無所歸。乃假推算之術。高談祿命。擅言禍災。以動人而牟利。其亦卑污之甚矣。近其術又不足以活。羣棄而學淫詞豔曲。手琵琶入娼姬市僧之家。彈唱取酒食。其態蓋俳優者所不屑爲。予每見而憐之。以爲非其人之固賤。其得於天者不完。遂不得與有目者爭業也。杭州朱君有志。字卓然。瞽而能詩。其瞽時。少唐仲言二歲。而耳學淹通。幾過之。歿後。其子袞等。哀所撰因瞽得聞集。兼爲狀以問序於予。予讀其詩。清麗有格。具作者之象。又所交多奇人高衲。往復酬答。深致意焉。以視編蓬姑篋等集。何如邪。袞之狀曰。先子內行純摯。葬王父母用古禮。歲時薦新。必痛哭盡哀。與人交有始終。好捐資濟人之厄。嗚呼。是得僅以異人目之哉。予謂卓然不瞽。所施爲當不止在鄉曲。瞽而得宗工大家者爲之師。其詩之所造。亦宜猶有進。而要於其天性之篤。不能毫末加也。夫卓然之得於天者。何其厚也。嗚呼。均瞽耳。或爲聖人之師。或出俳優者之下。其生於世。疑亦有幸有不幸焉。而卓然顧克自樹立如此。此亦凡有目者所愧而知勉矣。卓然精於數學。而不以自名。不欲自衒其詩。而卒顯於世。華亭陳氏所傳異人。蓋至今日始得其偶。而卓然之瞽而有行。又誰可爲之偶者乎。若夫講求古樂。聚瞽者於郡縣之學官。給之以餼廩。習之以笙鏞琴瑟之樂器。教之以風雅頌之樂章。而嚴禁民間彈詞小曲。黜淫聲以復於大雅。是宜有身任其責者。而天下之爲卓然者。不必盡如卓然而後可以不賤也。

金溪毛母壽序

金溪書賈毛君成涵，往來吾邑十餘年。歲庚寅，將歸而壽其母，乃謁序於予曰：吾母歸先子四年而寡。時吾祖父母老病，成涵在襁褓，家亦貧，而母日紡績以養舅姑，教成涵至于成立。蓋三十餘年矣。成涵羈他鄉，力不能聞于官，族人贈綽楔懸之祠堂，四時給胙，願先生紀其事。予謂生而入祠，非禮也。然足見其鄉風俗之厚，而毛母之苦節爲不可及矣。國家宏獎善類，一女子之節行，必爲建坊旌表，以予所見富厚之家，懼肯役索貲財，至有沒所生之節而不舉者。毛母以貧而不得舉，其視爲富兒之母，則有間矣。予十年來爲人作壽序，多汎舉祝釐之辭，應之若稍有所發明，輒棄不用，或爲妄傭所改竄。今但據成涵之言，書之而已，無預焉。其庶幾免于棄且改歟。詩曰：彤管有煒，成涵當以予文爲彤管也。秋七月，益都李文藻序。

遊南海廟記

乾隆甲午十一月四日，予歸自羊城，舟出扶胥口，將遊南海神廟，而小港潮退，不能達。易艇，僅容予及一僕。艇夫婦涉水，手挽以行，水竭而泥行，乃愈速。水底有沙，能梗舟，而泥則滑甚也。及岸，微雨，步上浴日亭，觀陳白沙詩及蘇東坡詩，各爲一碑。陳碑較大，中間以牆，皆不見其陰。翁學士誤以陳詩刻蘇碑陰，馮魚山見拓本，有大小而疑之，嘗問予。予數來，亦不能定爲一爲二。今日之遊，蓋爲此。下浴日亭，東行數十武，爲南海廟，由西角門入。過宋開寶敕建碑，卽拾級入二門，其大門相距甚近。遊者往往不至，雖予亦然。

予于廟中之碑。無古今皆搜剔。翁學士因子言而著錄者。幾十種。此遊冀別有所得。望大門下有二碑。就視之。西碑。近代所作。東碑甚鉅。賣紙馬者置架其旁。半爲所掩。移其架而讀之。北面爲治平四年重修南海廟記。正書徑寸。敦遣黃迪篆。江都曹植書。武寧章望之撰。南面爲熙寧甲寅。敕祠南海神記。正書徑二寸。知英州浚光縣事權清口縣事陳之方撰。兩面俱完善。道士云。從無摹搨者。予又走兩廊。徧諦諸碑陰側。冀更有所得。而無之。惟西廊元泰安四年。呂弘代祀南海王記。東側刻大字二行云。皇祐三年冬十月己卯。祖無擇。李樞。李徽之。田聿。柳淇。題。此碑之陰。爲延祐七年代祀記。頗精緻。而呂刻粗淺。在延祐後行間。隱隱有刻文。磨而未盡。且其石堅厚而色青。製亦齊整。與韓碑同。殆元人磨舊碑而勒已文者。其側及陰。則原刻也。詣後殿。官貯社倉穀。鍵不可啓。其後簷下。浴日亭詩碑五。皆橫臥牆陰。而文在上。其年其人則弘治丙辰王相。弘治三年薛綱。嘉靖甲申徐文溥。萬歷戊子陳士章。萬歷辛丑李時華也。又拱日亭記一碑。洪武二年。閩中徐宏文。臨川吳尹書。讀之。知浴日亭嘗改爲拱日亭。六碑以亭壞。輦寄於此。遂無復立之者。記正書。詩皆草書。是遊也。得宋碑二。明碑六。於翁錄之外。又定陳白沙詩。非蘇碑之陰。而祖無擇本非題名元人碑側也。予以庚寅三月到粵。未上恩平任。卽手拓廟碑數十。辛卯十月。同羅臺山自新安遊此。留連竟日。其後。陪侍金雨叔侍郎代祭者一。隨上官秋祭者再。皆未爲之記。今以碑故。得以知新而破疑。有可喜者。雨止。仍呼艇以歸。徧體泥污。易衣覓紙筆而記之。

遊光孝寺記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與欽州馮魚山敏昌、順德張藥房錦芳、要二十八日遊光孝寺。至期大雨。辰刻雨止。予先至。觀西鐵塔。度高闊。其西南龕澄樞鑄塔記。數椎拓矣。諦視東南北三面蓮花瓣。皆有字。亟爲剔洗。則三面刻文與西同。又得其刻佛名八。皆曩所未及見者。方命拓而魚山藥房至。二君未見貫休羅漢。因同至僧圓德室索觀。慨然出一軸。爲貝葉寫經朱秀水所題。自準以下。祇半形者。庚寅歲。予嘗記之。圓又出應真像。與羅漢對懸於壁。像爲膠州法黃石先生故物。其曾孫坤厚。以贈沈椒園按察。按察客粵日贈圓。自跋云。觀絹色。殆元人筆。然應真座石下。隱隱有字數行。未行云。延祐三年十一月日題。顯可辨。像持竹杖。閉目坐。神靜如止水。有顧正謙。吳元治。詩書其上。予問伏虎羅漢所在。圓云。藏東院。但不知落何僧手。寺自前明孝宗時。僧分十房。各收田租。營衣爨。今租失去且大半。僧亦寥寥。而非同房者不相聞。致和者。東院僧也。予曾贈以句。欣然來迎。遂邀予三人至大殿。觀米元章佛牌。又東至一殿。觀元人飯鑊。大可容米十石。又東過達摩井。至風旛堂。堂前一池。蓮盛開。又東至塔殿。度塔較西塔高尺四寸。十日前。許南海鈞。屬予攜胥匠拓塔記。以應部檄。予命以刃去灰金。多得題名三段。今觀殿外辛檢討昌五碑。乃知塗金自乾隆二年始也。轉至致和室。索伏虎羅漢。致云。先藏顯林所。顯死。而其弟子奉之。偶不在。寺予索益力。致曰。姑尋之。去良久。持軸至。懸視。則一僧白鬚髮。衣蕃錦。趺坐枯樹根。雙履在地。履綠色。袈

裴錫杖挂樹上。前一著巾人倚虎立。虎低首馴如守夜犬。尾出人肩上。絹直三尺七寸。較寫經圖長一寸。橫一尺六寸。二圖同。顧彼有殘破。而此完好。藥房云。昨相約爲菩提紗詩。尙未就。今一日而得三圖。患題太多。魚山云。幸新城秀水諸公。未見伏虎圖。不然無我輩下筆地矣。予曰。俗吏日衝泥趨大府。詩未卜何日成。姑記之可乎。未刻。雨作。予先歸。

遊廣州西郭二寺記

乾隆甲午端陽。羊城舍館。招集馮魚山敏昌、張藥房錦芳。藥房。西郭人也。予憶光孝寺志。載西郭外蘭湖精舍。藏畫浮海羅漢。與貫休寫經諸圖無異。寫經圖。庚寅歲見之。伏虎圖。數日前始見。而爲之記。未見者。惟面壁圖與此耳。藥房謂蘭湖精舍在法性寺。寺僧不相識。適門人馮生經至。亦西郭人。許導遊。明日午刻。藥房書至云。與經先至寺矣。予邀魚山俱。魚山病酒不能行。乃獨往。出大西門數十武。折而北。又西過高低巷。入蘆荻巷。寺在焉。寺亦光孝分房。而襲法性之名。僧朗濤出迎。殿額華嚴口口四字。爲嚴檢討繩孫書。殿後一樓。樓前多盆卉。樓中懸一畫。卽浮海羅漢也。絹高闊與寫經圖同。畫一僧閉目合掌。坐一褥。大水中。褥青綠。不方整。形似荷葉。面前著一鉢。以布裹之。僧下左方一持叉者。兩角圓目而銳下。背有翅。肩出長帶綠色。腰結白帶。半浮浪中。不見足。其形非人非禽獸。蓋衛僧者。僧褥在平波。此物左右水微躍如雪。問畫所以來。朗云。世世相傳。不知其始也。藥房導東至一堂。則蘭湖精舍。有梁藥亭書借鑒堂額。甚